



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《三打白骨精》剧照

谈创新—— 孙霆：戏曲这样走进年轻人

1961年，绍剧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风靡大江南北，成为一代人的文化记忆。在那个传播要靠脚步的年代，戏曲的生命力在于“跑码头”。演员们带着汗水与心血，将好戏一路送到观众面前。半个多世纪后的2025年，婺剧《三打白骨精》在短视频平台强势“出圈”。凌厉的武打、精妙的变脸与极具张力的表演，精准击中了当代年轻观众。随后，B站2025年跨年晚会的策划团队更进一步，打破剧种壁垒，融合科技手段，集纳多个戏曲门类的绝活，打造出创意戏曲节目《三打白骨精》。节目一经亮相，迅速引爆网络。从1961年绍剧的万人空巷，到2025年跨年晚会的“数字刷屏”，同一个“三打白骨精”的故事，何以穿透时空，打动截然不同的两代观众？这背后，并非简单的怀旧情绪或偶然巧合，而是一场关乎戏曲如何走向大众、持续“破圈”的生动实践。其核心密码或许藏在“变与不变”的朴素辩证法之中。

不变的是孙悟空嫉恶如仇、明辨是非的英雄内核，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普遍价值，也是戏曲程式化表演中蕴含的写意美学精神。这些构成了戏曲艺术传承至今的坚实根基。而变化主要集中在叙事讲述与技艺呈现的方式上。仔细研究婺剧版《三打白骨精》在社交平台的走红路径便会发现，年轻人热议的焦点大多集中在“视觉奇观”与“技术细节”上。婺剧版的高超之处在于，它在严格遵循戏曲“四功五法”的同时，大胆融入魔术、杂技的视觉思维，强化妖术变幻的场面效果，并大幅提升武戏的比重与惊险度。这给我们带来一个关键启示：在新时代传播传统艺术，往往需要一次精准的“转译”。成长于互联网环境下的年轻观众，其审美已被快节奏的内容形态所重塑。他们倾向于在短时间内获得强烈的情感冲击与清晰的视觉回报。戏曲原本的长篇叙事与抒情节奏，在剧场中是深厚魅力的来源，但在网络传播中却可能成为观赏门槛。因此，戏曲若想借力新媒体“破圈”，便需要提炼出更直接、更具冲击力的表现元素，在最短的时间内，直击人心，打动那些原本对戏曲感到陌生的年轻人。

于是，在策划创意戏曲节目《三打白骨精》时，我的核心工作之一便是提炼并强化戏曲的“高能时刻”。何为“高能时刻”？即那些无需任何戏曲背景知识，单凭感官就能直接感受到震撼力的瞬间。例如，秦腔“吹火”带来的烈焰扑面之感，桂剧《打棍出箱》中演员在狭小空间内翻腾扑跌的惊险，京剧武丑“抖棍”所展现的超凡肢体控制，以及婺剧“变脸变装”所营造的视觉魔术效果。这些技艺本身，就是一种超越语言与文化隔阂的共通语言。因此，B站版《三打白骨精》的目标并非简单复刻，而是尝试构建一个微型的“戏曲精华宇宙”。我们如同策展人，为来自不同剧种的绝活设计一个崭新而统一的叙事展台。策划初期，团队首先探讨了一个关键问题：这个节目是做给懂戏的戏迷看，还是做给从未接触过戏曲的“小白”看？我们最终在偏向后者的同时，努力寻找平衡。偏向“小白”，并非降低艺术标准去迎合，而是寻找一条更高效的“视觉转译”路径。这也并非向流量妥协的权宜之计，而是以最具识别度与吸引力的“戏曲名片”，叩开观众的心门。我们相信，当大众的目光被吸引过来，光芒自会照亮其身后更广阔的戏曲天地。

在传播戏曲的过程中，寻找平衡同样至关重要。创作者必须坚持戏曲的内核，一旦丢掉了戏曲“以歌舞演故事”的本质，便是本末倒置。因此，节目绝不能沦为技巧的简单堆砌，而应将这些技艺编织进“三打”的经典情节链条中，使其成为推进剧情、刻画人物的有机部分。例如，秦腔的“吹火”传统上常用于表现鬼怪的情绪，在我们的编排中，它被转化为白骨精妖法的直观视觉呈现。桂剧《打棍出箱》中的技巧被改编为孙悟空与白骨精在“石箱”内外的激烈缠斗，赋予了其新的剧情合理性。节目播出时，我紧盯着实时滚动的弹幕。当饰演孙悟空的京剧演员时增帅完成高难度的“抖棍”后累得满脸是汗，许多年轻观众用“泪目了”“共情了”等弹幕表达感动。那一刻我深切感受到，年轻人并非不爱戏曲艺术，他们只是需要一座“桥”。一座设计得更符合当代审美与传播习惯，能让他们轻松、愉快地走进传统戏曲世界的桥。而新媒体技术，恰恰为我们提供了建造这座桥前所未有的材料与工具。短视频如同灵巧的“引桥”，以戏曲中吸睛的亮点迅速引发兴趣。跨年晚会这样的大型舞台则是坚实的“主桥”，能承载起完整、沉浸的审美体验。播出后的社交媒体讨论、二次创作与细节解读，更构成了四通八达的“观景平台”与“延伸路网”，让热度与理解得以持续发酵、不断深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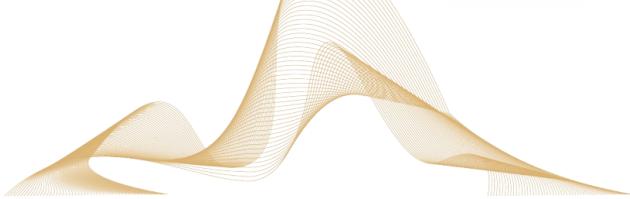
近年来，戏曲文化传播呈现出丰富的新形态。“戏腔歌曲”的走红，是流行音乐向戏曲借一缕声韵之魂；戏曲创意秀的兴起，是以当代视听语言为传统表演披上了一层炫目的外衣。这些尝试让无数年轻人在不经意间感受到一种“血脉觉醒”，体验到源自文化基因深处的审美共鸣。当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兴致勃勃地讨论“卧鱼”有多美、“鹞子翻身”有多帅、“摔僵尸”有多考验功夫时，一种新的传承已悄然发生。这不是博物馆式的静态保护，而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土壤中充满活力的“自然生长”。年轻人正以自己的方式理解、品读戏曲，赋予它崭新的时代生命。

60多年前，浙江绍剧团的前辈们肩背行囊、步行千里，用汗水筑起一座连接舞台与观众的桥。今天，我们尝试以光纤、算法、视觉特效和交互体验，在数字世界中重新搭建一座桥。桥的材质、形态与速度都已改变，但方向始终如一：让那些美好的中国故事、精湛的中国技艺、动人的中国精神，得以代代相传、生生不息，在每一个时代找到新的知音。这场从“三打白骨精”开始的破圈之旅，只是一个序章。前方，还有更广阔的天地等待我们来探索。

（作者系戏曲编剧、媒体人，B站2025年跨年晚会创意戏曲节目《三打白骨精》编剧、策划）

近期，婺剧《三打白骨精》凭借一段变装视频在社交平台收获超8000万播放量，成为戏曲“破圈”的又一案例；B站2025年跨年晚会上，创意戏曲节目《三打白骨精》以多剧种融合的编排、青春化的表达，引发广泛关注。这些戏曲传播过程中的新现象，不仅印证了经典题材跨越时空的持久魅力，更展现出传统艺术在守正创新中迸发的蓬勃生机。本期聚焦“三打白骨精”的创作与传播实践，希望通过多元视角的碰撞，探讨经典常新之道，为传统艺术在当代的传承发展与创新传播，提供有益启示。

——编者



谈现象——

《三打白骨精》何以常演常新

谈创作——

翁国生：破圈的“美猴王”从不止于“打”

婺剧《三打白骨精》面世三年来，历经七轮打磨，演出近140场，足迹遍布全球25个国家，在网络上持续“破圈”，并获由文化和旅游部设立的专业舞台艺术领域政府最高奖项——第十八届文华奖·剧目奖。其成功不仅源于所有主创人员艺术上的执着追求与不断精进，更在于构建了一个能与不同文化背景观众达成情感共鸣的审美空间。这也促使我们深入反思：为什么这部根植于中国传统美学的作品，能产生如此广泛的关注与反响？

2022年，接到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（以下简称“浙婺”）王晓平院长的导演邀约时，我曾经犹豫。因为我们眼前横亘着一座艺术高峰——60多年前浙江绍剧团创演的神话绍剧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，以及毛泽东主席观后题诗“金猴奋起千钧棒，玉宇澄清万里埃”所带来的深远文化影响。在此重压之下，简单重复前人道路显然行不通，这无疑是一次艺术冒险。然而，正是这种挑战激发了我作为导演的创作冲动。我二十岁出头时，曾随沪上京剧武生名家刘云龙先生学习生平第一出悟空戏《金刀阵》，并凭此剧荣获“梅花奖”，从此与“美猴王”结下不解之缘。几十年来，我导演并主演了近20出猴戏，孙悟空这一形象始终伴随我的艺术生涯。此次受邀创作婺剧《三打白骨精》，可谓一次“返璞归真”，也重新点燃了我对猴戏创作的热情。

当前，戏曲艺术面临传承与发展的时代新课题。一方面需弥合年轻观众与传统审美之间的隔阂，另一方面也要在全球化背景下找到与世界对话的有效方式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浙婺以其“文武兼备”的阵容，迫切需要一部能彰显剧种特色、激活市场影响力的标杆性猴戏。王晓平院长在创作初期便明确提出：“怎么好看、怎么让观众喜爱、怎么受市场欢迎，就怎么排。”这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创作自由，也指明了探索的方向。

作为一部以武戏为特色的神话剧，加之手握剧团深厚的武戏资源，“如何用好这些资源”便成了贯穿创作全程的核心命题。最初的兴奋过后，我们很快意识到必须作出选择：是尽情展示演员的高超绝活，将舞台化为竞技场，还是严格克制，使技巧化为“有意味的形式”，完全融入戏剧的血脉？我们选择了后者。这意味着在实践中必须进行艰难取舍。例如，在“救师破洞”这场终极开打中，武行演员本可完成更多惊险炫目的集体技巧，但经过反复推敲，我们最终砍掉了一些虽然精彩但与孙悟空、白骨精对决这一戏剧核心关联度不高的群场翻腾。群体的“打”必须始终围绕主角的“戏”展开，形成众星拱月，而非群星各自闪耀。由此，我展开了核心思考：在当代文化语境下，如何让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与武戏见长的传统题材，既扎根戏曲本体美学，又焕发吸引当今观众的新生命力？这一命题既

关乎一部戏的成败，更关系到武戏在当代的生存与发展。

任何艺术创作的起点，都在于对故事内核与人物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当代解读。对于《三打白骨精》，我们绝不能将孙悟空简单视作神通广大的超级英雄，而应深入挖掘其人格的复杂性与当代意义。我将悟空理解为一位充满励志精神的“猴王”，一位屡挫屡战却永不屈服的行者，一位情感细腻、善良真挚的“悟空”，一位战天斗地、桀骜自由却始终忠诚的“孙大圣”。这一定位超越了表面的打斗与变幻，聚焦于其“忠、勇、智、义”的内在品质与顽强不屈的意志。回顾孙悟空在这一段落中的心路历程，其复杂性远超过简单的降妖除魔：被唐僧误解时忍受紧箍咒的痛苦，委屈中仍含坚守；被贬回花果山重树“齐天大圣”旗帜，桀骜背后难掩失落；八戒求援时毫不犹豫重返险境，不计前嫌尽显大义。正是这些丰富的人性内涵，让这个神话形象历久弥新，跨越时代。

我对剧中其他人物的塑造，同样力求突破脸谱化的窠臼。对于头号反派白骨精，我着力在其“三变”中呈现狡猾、贪婪与执念，使她的邪恶具有层次与动机，而非简单的符号。在创作中，我特别强调每次变化背后的心理依据：变村姑时装扮柔弱，变老妪时博取同情，变老丈时挑拨离间——都是其邪恶本质在不同情境下的外化。这样的处理让角色更为立体，也使正邪较量更具戏剧张力。尤为关键的是对唐僧形象的革新。传统戏曲中，唐僧多以文弱、迂腐的“文小生”形象出现，容易给人以软弱无能印象。我与编剧姜朝皋先生商议，要塑造一个“文武唐僧”。这既是对角色本身的突破，也是对戏曲行当表演体系的拓展。在“白骨精追杀”这场重头戏中，饰演唐僧的演员楼胜，运用了大量跪蹿、飞跪、吊毛、僵尸等高难度摔扑技巧，将唐僧在妖孽追捕下的惊恐、无助与狼狽，外化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舞台动作。然而，这种“武戏”始终遵循“武戏不过火”的原则，所有技巧都紧扣“恐惧却坚守信仰”的情感逻辑。在排练中，我与楼胜反复推敲每一处动作的分寸：狼狽逃窜时上身仍挺直以护袈裟，飞跪落地后即刻双手合十默念佛号。这些细节让唐僧即使在最危急的时刻，仍保持着圣僧的体态与精神内核。这样一个“文武唐僧”，不再扁平迂腐，而成为有信仰、有挣扎、有成长的立体“修行者”，威中蕴雅，熠熠生辉。

对于未来的戏曲创作者，我们的使命清晰而艰巨：要做传统的“知音”，深潜其中汲取智慧；做时代的“歌者”，以戏曲语汇讲述当下故事；更要做未来的“播种者”，以守正为土壤，以创新为养分，用心血与才华，播下一粒粒能生根发芽、枝繁叶茂的戏剧种子。

（作者系一级导演、“文华导演奖”得主、婺剧《三打白骨精》导演）

江赫：信任观众 尊重经典

绍剧版《三打白骨精》三次变化为孙悟空的三次打击设下障碍，同时糅合原著第三十二、三十四回内容，将金银角大王之母九尾狐精改为白骨精之母金蟾怪，以金猴归来之“变”，通向终极“打”。故事与绝活交织辉映，赋予猴戏前所未有的曲折结构与人性深度。此后，包括2023年浙婺版在内，各剧种多以绍剧版为移植蓝本，并纷纷融入藏棍（刀）、喷火、舞狮、滚灯、爬竿、甩发、钻筒等本剧种特色绝活作为调味。2025年底，B站跨年晚会推出融合京剧、秦腔、桂剧、婺剧、川剧、晋剧等多剧种的创意戏曲秀《三打白骨精》，走的正是绝活集锦的路子。短短七八分钟内，呈现数十种绝活，其中如椅子功、变装、吹脸等，原本未必与“三打”一戏直接相关，但主创仍巧妙地将它们分别纳入“打”与“变”两大框架之中。节目尾声，伴随唐僧“各自成佛”的念白，妖魔鬼怪以“法身”亮相，其意不言而喻：致敬绝活传承，就是致敬经典背后的来时路。

百宝箱的第二层，是经典的通约性与戏剧公共价值的最大化。一方面，经典共识为观演提供了安全感，奠定了最稳定的公共价值基础。剧情耳熟能详，角色深入人心，这大大降低了观众参与的门槛。另一方面，在这个日益原子化的社会中，个体常陷入离散的孤独，剧场中短暂的群体联结因此更显珍贵。戏剧最原初的功能，正是以公共价值来联结、凝聚并建构一个观演共同体。回归经典，回归朴素而深刻的世道人心，既是一种联结，也是一种锚定。抚慰人心的“旧酒”气息，标记着我们每个人的精神故土。

何况，这层百宝箱还附赠一个锦囊：“旧酒”其实并不旧。《三打白骨精》的经典化，恰恰在于其公共价值与时代呼声的精准呼应。浙婺版《三打白骨精》在孙悟空终极一棒即将落下前，有一个不同以往的处理：唐僧厉喝“悟空！”看似要重蹈此前喝止的覆辙，却在短暂停顿后决绝喊出“与我打”，瞬间引发笑泪齐飞、山呼海啸般的喝彩。观众竟然与唐僧深深共情了。长期以来，我们曾做过化身悟空的英雄梦，也在八戒和沙僧身上看见自己的缺陷与平凡，却唯独难以代入唐僧。尤其对年轻一代而言，他们似乎并不愿将唐僧的过错归因于纯粹的误会，也不认为师徒和解意味着“大团圆”。因为在唐僧身上，人们看到的是“父一代”对“子一代”的不解与隔阂。这比起作为“绝对之恶”化身的白骨精，更能带来切肤之痛。浙婺版《三打白骨精》塑造了一个更年轻、更威武、也更具备自省意识的唐僧形象，有力呼应了当代观众心中“正义不会缺席，善良终该有力”的价值认同。演员楼胜形神兼备的魅力与文武双全的功底固然关键，但我们不妨看得更深一些。“西游”作为一个已全景展开的经典宇宙，同样在不断吸纳当代创作中的“新酒”。如今戏曲中唐僧形象的青春化、正面化转变，正呼应着新大众文艺对传统角色的重塑浪潮。无论是影视剧、

网络文学还是动漫游戏，都在赋予经典人物更鲜明的当代气质与精神内核。这是一个重新成长的唐僧，正是这种时代的心理潜流，将唐僧托举为全剧最终的共鸣点。

“旧酒”何以成为百宝箱？其一，立足人与技艺的扎实传承。其二，信任观众、尊重经典。一切跨界融合与视听创新皆不应动摇这一根本。其三，以开放心态理解经典的包容性，主动与时代展开对话。毕竟，那些清冽的“新酒”也在不断训练我们品味“旧酒”的味蕾。《三打白骨精》的火爆，不只源于观众对传统的“识货”，更是经典在与当代人的相互靠近中，实现的一场温暖而有力的“双向奔赴”。

（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）



杨霞云饰白骨精